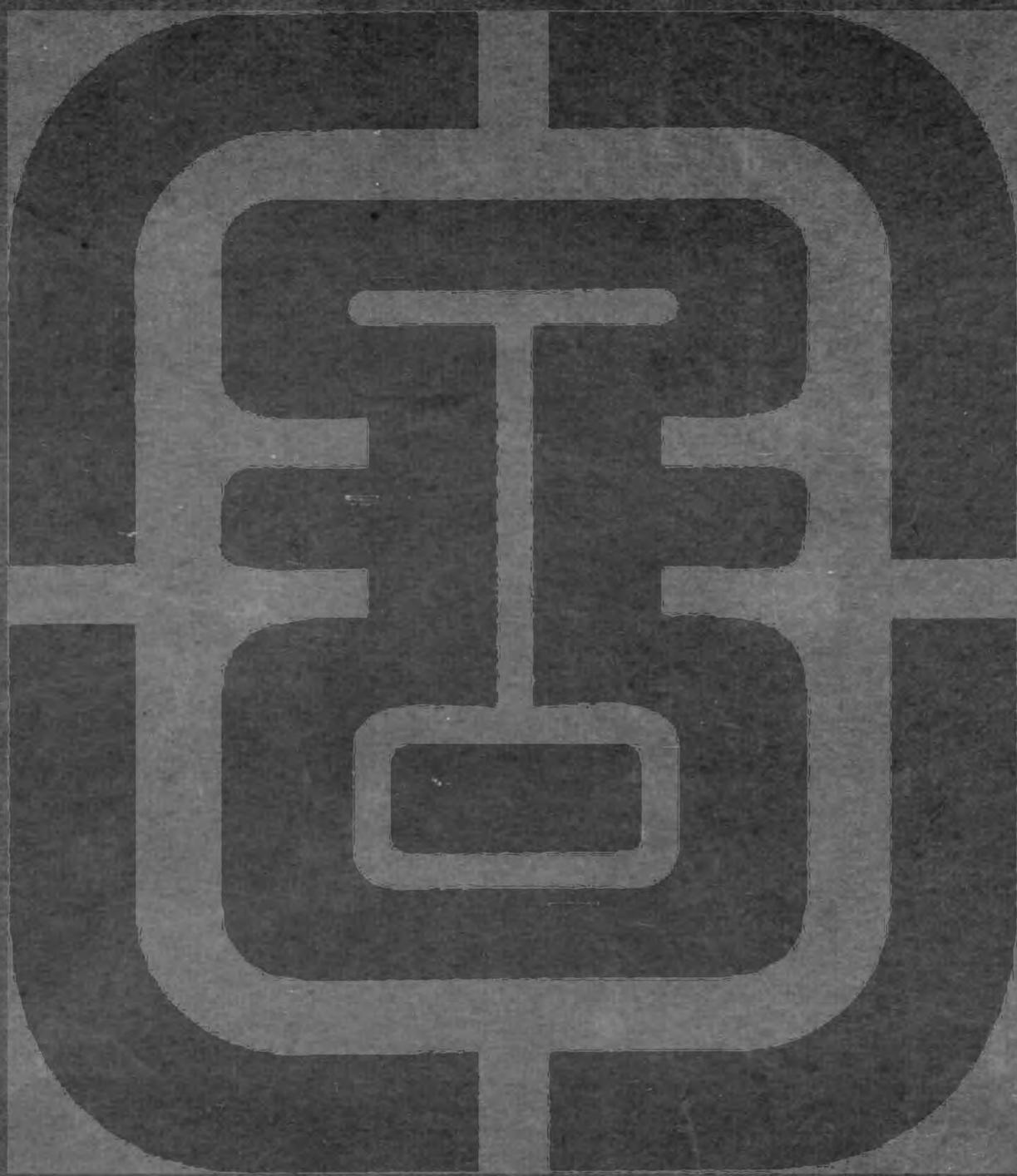


6



續幽怪錄卷之五

李復言編

楊敬貞

楊敬貞 魏州闕鄉縣長壽鄉天仙村田家女也年十八

適同村王清其夫貧力田楊氏奉箕帚供農婦之職甚

謹夫族日之曰勤力新婦性沉靜不好戲笑有暇必洒

掃靜室閉門閑坐雖隣婦押之終不相往來生三男一

女年二十四歲元和十二年五月十二日夜告其夫曰

妾神識頗不安惡聞人語當於靜室寧之請君與兒女

暫居異室其夫以田作困又保無他因與許之不問其
故楊氏遂沐浴着新衣洒掃其室焚香閉戶而坐及明
評其起遲開門視之衣服委於床上若蟬蛻然身已去
矣但覺異香滿屋其夫驚以告其父母共嘆之次隣人
來曰昨夜夜半有夫樂從西而來似若雲中下于君家
奏樂久之稍稍上去闔村皆聽之君家聞召而異香酷
烈遍數十里村吏以告縣令李即命吏民遠近尋逐皆
無踪跡因令不動其衣閉其戶以棘環之莫其或來也
至十八日夜五更村人復聞雲中仙樂之聲異香之

從東來復王氏宅作樂久之而去王氏亦無聞者及明
來視其門棘封如故房中彷彿若有人聲遽走告令李
即親率僧道官吏共開其門則新婦者宛然在床矣但
覺面目光芒有非常之色即問曰向何所去今何所來
對曰昨十五夜初有仙騎來曰夫人當上仙雲鶴即到
宜靜室以俟之遂求靜室至三更有仙樂綵伏霓旌絳
節鸞鶴紛紜五雲來降入于房中執節者前曰夫人准
籍合仙仙師使者來迎將會于西岳於是仙童二人捧
玉箱來獻箱中有奇服非綺非羅製若道人之衣珍華

香潔不可名狀遂衣之畢樂作三闋青衣引白鶴來曰
宜乘此初尚懼其危試乘之穩不可言飛起而五雲捧
出綵仗霓旌次第前引至于華山雲臺峰峰上有盤石
已有四女先在彼焉一人云姓馬宋州人一人姓徐幽
州人一人姓郭荊州人一人姓夏青州人皆其夜成仙
同會于此傍有一小仙曰並捨虛幻得證真仙今當定
名宜有真字於是馬曰信真徐曰湛真郭曰脩真夏曰
守真其時五雲參差覆崖遍谷妙樂羅列間作于前五
人相慶曰同生濁界並是凡身一旦倏然遂與塵隔今

夕何夕歡會於斯宜各賦詩以導其意信真詩曰幾劫
澄煩思今身僅小成誓將雲外隱不向世間行 湛真
詩曰 綽約離塵界從容上太清雲衣無綻日鶴駕沒
遙程 脩真詩曰 華岳無三尺東瀛僅一杯入雲騎
綵鳳歌舞上蓬萊 守真詩曰 共作雲山侶俱辭世
界塵靜思前日事拋却幾年身 敬真亦繼詩曰 人
世徒仗紛擾其生似舜華誰言今夕裏俛首祝雲霞既而
離盤珠果名不可知妙樂鏗鏗響動崖谷俄而執節者
請曰宜往蓬萊謁大仙伯五真曰大仙伯為誰曰茅君

也妓樂鸞鶴復次第前引東去倏忽間已到達萊其宮
闕皆金銀花木樓殿皆非人世之製作大仙伯居金闕
玉堂中侍衛甚嚴見五真喜曰來何晚耶飲以玉盃賜
以金簡鳳文之衣玉華之冠配居蓬萊華院四人者出
敬貞恭政獨前曰王清父年高無人侍養請迴侍其殘年王
父去世然後後命誠不忍侍樂而忘王父也惟仙伯哀
之仙伯曰敬貞恭政汝村一千年方出一仙人汝當之會無
自墜其道因敕四真送至其家故得還也邛問昔何脩
習曰村婦何以所知但性本虛靜閑即凝神而坐不復俗

應得入胸中耳此性也非學也又問要去可否曰本無
道術何以能去雲鶴來迎即去不來亦無術可召於世
遂謝絕其夫服黃冠邛以狀聞州州聞廉使時崔尚書
從按察陝輔之舍于陝州紫極宮請王父於別室人
不得昇其堦惟廉使從事及夫人之瞻拜者纔及堦而
已亦不得昇廉使以聞之召見舍於內殿虔誠訪道而
無以對罷之今見在陝州終歲不食時啗果實或飲酒
三兩盃絕無所食但容色轉芳嫩耳

辛公平上仙

洪州高安縣尉辛公平吉州廬陵縣尉成士庶同居泗
州下邳縣於元和末偕赴調集乘兩入洛西榆林店掌
店人甚貧待賓之具莫不塵穢獨一床似潔而有一步
客先憇于上矣主人率皆重車馬而輕徒步辛成之來
也乃逐步客于他床客倦起于床而回顧公平謂主人
曰客之賢不肖不在車徒安知步客非長者以吾有一
僕一馬而煩動乎因謂步客曰請公不起僕就以憇矣
客曰不敢遂復就寢夜深二人飲酒食肉私曰我飲之

之言彼固德我今或召之未鬼也公平高聲曰有少酒
肉能相從召一召而來乃^綠林衣吏也問其姓名曰王臻
言辭亮達辯不可及二人益狎之酒闌公平曰人皆曰
天生萬物唯我最靈儒書亦謂人為生靈來日所食便
不能知此安得為靈乎臻曰步走能知之夫人生一言
一懋之會無非前定來日必食于^慈磁澗王氏致蔬飯而
多品宿于新安趙氏得^羹肝羹耳臻以徒步不可盡隨而
夜可會耳君或不棄敢附末先未明步容前去二人及
^慈磁澗逆旅問其姓曰王中堂方饌僧得僧之餘悉奉客

故疏而多品到新安店叟召之者十數意皆不往試入
一家問其姓曰趙將食果有^羹肝羹二人相顧方笑而臻
適入執其手曰聖人矣禮欽甚篤宵會晨分期將來之
事莫不中的行次闕鄉臻曰二君固明智之者^士識臻何
為者曰博文多藝^道隱道之客也曰非也^固間不識我乃陰
吏之迎駕者曰天子上仙可單使迎乎曰是何言^與與甲
馬五百將軍一人臻乃軍之籍吏耳曰其徒安在曰右
左前後今臻何所以奉白者來日金天置宴謀少酒肉
奉遺請華陰相待黃昏臻乘馬引僕攜羊承各半酒數

斛來曰此人間之物幸無疑也言訖而去其酒肉肥厚
濃之極過于華陽陰聚散如初宿灞上臻曰此行乃人世
不測者也幸君能一觀成公曰何獨棄我相祇尚侮人
之衰也君命稍薄故不可耳非敢不均其分也入城當
舍於開化坊西門北壁上第二板門王家可直造焉辛
君初五更立灞西古槐下及期辛步往灞西見旋風卷
塵迤邐而去到古槐立未定忽有風來撲林轉時聞一
旗甲馬立于其前五臻者乘且牽呼辛速登既乘觀馬
前後戈甲塞路臻引辛謁大將軍將軍者火餘貌甚偉揖將

早謂公平曰聞君有廣欽之心誠推赤心於天下鬼神
者且不敢侮况人乎謂臻曰君既召來宜盡主人之分
遂同行入通化門及諸街舖各有吏士迎拜次天門街
有紫衣吏者俱頓首曰人多并下不得請遂近配分將
軍許之於是分兵五處獨將軍與親衛館於顏魯公廟
既入坊顏氏之先簪裾而來若迎者遂入舍臻與公平
止西廊幕次餽饌馨香味窮海陸其有令公平食之者
有令不食者臻曰陽司授官皆稟陰命臻感二君也檢
選事據籍成誠當駁放君僅得一官耳臻求名加并吏曹

許見矣居數日將軍曰時限向盡在于道場萬神護躡
無計奉迎如何臻曰牒府請夜宴宴時腥羶衆神自許
則可矣遂行牒牒去遂巡得報曰已敕備夜宴於是部
管兵馬戌時齊進入光範及諸門門吏皆立拜宣政殿
下馬兵三百餘人步將軍金甲仗鉞來立于所宴殿下
五十人後率環殿露兵若備非常者殿上歌舞方歡俳
優贊詠燈燭熒煌絲竹並作俄而三更四點有一人多
髯而長碧衫皂袴以紅為標又以紫縠畫虹蜺為帔結
于兩肩左腋之間垂兩端于背冠皮冠非虎非豹飾以

紅鬚其狀可畏忽不知其所來執金七首長尺餘拱于

將軍之前正廷聲曰時到矣將軍頰眉几揖之雖而走自西

廂歷階而上當御座後跪以獻上既而左右紛紜上頭

眩音樂驟散扶入西閣久之未出將軍曰昇雲之期難

遠頃刻上既命駕何不遂行對曰上澡身否然可即路

處聞具俗之聲三更上御碧玉輿青衣士六衣上皆畫

龍鳳肩昇下殿將軍揖介胄之士無拜因慰問以人間

紛拏萬機勞苦滄聲蕩耳妖色感心清真之懷得復存

否上曰心非金石見之能無少亂念已舍離固亦釋然

將軍咲之逐步從環殿引翼而出自內閣及諸門吏莫
不嗚咽群辭或收技血捧與不忍去者過宣政殿二百騎
引三百騎從如風如雷颯然東去出望仙門將軍乃敕
臻送公平遂勒馬離隊不覺足已到一板門前臻曰此
開化玉宅家成君所止也仙馭已遠不能從容為臻多
謝成君牽轡揚鞭忽不復見公平扣門一聲有人應者
果成君也秘不敢泄更數月方有攀髯之泣來年公平
授揚州江都縣簿士廉授兗州瑕丘縣丞皆如其言大
和初李生疇昔宰彭城而公平之子叅徐州軍事得必

詳聞故舊其實以警道途之傲者

涼國武公李愬

涼武公以殊勲之子將元和之兵擒蔡破鄆數年攻戰
收城下壁皆以仁恕為先未嘗枉殺一人誠信遇物發
于深懼長慶元年秋自魏博節度使左僕射平章事詔
徵還京師將入洛其衙門將石季武先在洛夢涼公自
此北登天津橋季武為導以宰相行呵叱動地有道士人
乘馬持絳節幡幢從南歌上導騎呵之對曰我迎仙公
安知宰相招季武與語季武驟馬而前持節道士曰可

記我言聞于相公其言曰聳巒排金闕乘軒上漢握浮
 名何足恋高舉入煙霞季武原元不識字記道士言之再
 聞已得道士曰已記得可先白相公乃驚覓汗流滿被體
 喜以為相國由宮當上仙况俗官乎後三日京公果自此
 登天津橋季武為導因入懋天宮寺月餘而薨時人以
 仁恕端慤之心固合于道安知非謫仙數滿而去乎村行
 官業故著於國史不書廣德卷二第廿九元

薛中丞存誠

御史中丞薛存誠元和末由臺丞入給事中未期復至
 臺長憲閣清嚴塵俗罕到再入之日浩然有開曠之思
 及聽吟曰卷簾疑客到入戶似僧歸後數月閣吏因晝
 寢未熟彷彿間見僧童數十人持香花幢蓋作梵唱次
 第入臺閣吏呵之曰此御史臺是何法事高聲入來其
 一僧自稱識達曰識達是中丞弟子來迎本師師在臺
 可入省迎乎閣吏曰此中丞官臺本非僧侶奈何妖
 僧敢入臺門即欲擒之識達曰中丞元是須彌山東峯

靜居院羅漢大德綠悞天下人言意涉近俗謫來俗
界五十年年足合歸故未迎耳非汝輩所知也閩吏將
馳報遂驚覺後數日薛公臺中遇疾而公問其年
正五十矣唐紀

麒麟客

麒麟客者南陽張茂實家傭僕也茂實家于華山下大
中偶遊洛中假僕于南市得一人駟其名曰王憂年可
四十餘傭之作直月五百勤幹無私出於深誠苟有可為
不待指使茂實器之易其名曰大曆將倍其直固辭其
家益憐之居五年計酬直盡一旦辭茂實曰復本居山
家業不薄適與厄會須傭作以禳之固非無資而賣力
者今厄盡矣請從辭茂實不測其言不敢留聽之曰今
暮當去迨暮入白茂實曰感君恩宥深何以奉報復家

去必甚近其中景甚可觀能相逐一遊乎茂實喜曰
 何幸然不欲令家人知潜一遊可乎魚曰甚易於是截
 竹杖長數尺其上書符授茂實曰君杖以入室稱腹痛
 左右人悉令取藥去後潜置竹於衾中抽身出來可也
 茂實從之魚喜曰君真可遊吾居者也相與南行一里
 餘有黃頭執青麒麟一赤文虎二俟於道左茂實驚欲
 迴魚曰無苦但前行既到前魚乘麟茂實與黃頭各乘
 一虎茂實懼不敢近魚曰相隨請不復畏且以物人間
 之極俊者但試乘之遂憑而上穩不可言於是從之上

升峯越整凌山舉意而過殊不知峻險如到三更計數

百里矣下一山物象鮮媚松石可愛樓臺宮觀非世間
 所有將及門引者揖鞭曰阿郎來紫衣吏數百人羅拜
 道既入青衣數十人側容色皆珠衣服鮮華不可名狀
 各執樂器引拜遂入中堂宴食畢且命茂實坐魚入更
 衣返坐衣裳冠冕儀貌堂堂然實真仙之風度也其窓
 衣階闥屏帟床榻茵褥之盛固非人世之所有歌鸞舞
 鳳及諸聲樂皆未所聞情意高逸不復思人寰之事歡
 極主人曰此乃仙居非世人之所到以君宿緣合一到

此故有逃厄之遇仙俗路殊塵靜難雜君宜歸脩其心
三五劫當復相見復此昔塵緣將盡上界有名得遇太
清真人召入小有洞中示以九夫之樂復令下復猜生死
海波且曰樂雖難求善亦易口造如為山者掬土增七層高不相
則止穿則陷夫昇高者不上難而下易乎自是脩習經
六七劫乃證此身回視委骸積如山岳四大海水半是
吾宿世父母妻子別泣之淚然念念條條已一世形
骸雖遠此不忘脩致其功即亦非遠亦時有心遠氣清
一言而悟若兔之遺金百鎰為脩身之助復乘麒麟令黃頭

執之遺步送到家家人方環泣茂實投金于井中復取
去竹杖令茂實持則余中復曰我當蓬萊謁大仙伯明
旦于蓮花峰上有綵雲東去我之乘也遂揖而去茂實
忽呻吟衆驚而問之茂實給之曰初腹痛忽若有人見
召遂掩然耳不知其多時也家人曰取藥既迴呼之
不應已七日矣惟心頭尚暖故未殮也明日望之蓮花峰
果有綵雲去遂棄官遊名山後歸出井中金與眷屬出
遊山終不知其所在也

續玄怪錄卷第一

戊辰十一月初三日雪窓依茶夢齋寫本於

沈未記

盧僕射從史

盧公元和初以左僕射節制澤潞因鎮陽拒命跡涉不
 臣為中官驃騎將軍吐突承璀所給縛送京師以反狀
 未明左遷驩州司馬既而逆跡盡露賜死于康州寶曆
 元年蒙州刺史李湘去^郡闕自以海隅郡守無臺閣
 之親一旦造王國若扁舟泛滄海者聞端溪縣女巫者
 知未來之事惟^維舟召焉巫到曰某能知未來之事乃見
 鬼者也呼之皆可召然鬼有二等有福德之鬼有貧賤
 之鬼福德者精神俊爽往往自與人言貧賤者氣多神

悴托某以言事盡在所遇非某能知也湘曰安得福德
之鬼而問之曰廳前楸林下有一人衣紫佩者自稱澤
潞盧僕射可拜而請之湘乃服執簡向林而拜女巫
曰僕射已答拜湘遂揖上階空中曰從史死于此廳馬
弓絃所逼今尚惡之使君床上弓幸除之湘遽命去馬
時駟廳副階上只有一榻湘偶忘其貴將坐問之女巫
曰使君無禮僕射官高何不延坐乃將吏視之僕射大
怒去也急隨拜謝或肯却來湘匍匐下階問其所向一
步一拜凡數十步空中曰錯公之官未教吾軍一裨

何對我而自坐相舟三辭謝方却回女巫曰僕射
已却迴矣於是拱立而行及階女巫曰僕射上矣別置榻
而設榻褥以延之巫曰坐矣湘乃坐空中曰使君何所
問對曰湘遠官歸朝憂疑日極伏知僕射神通造化識
達未天然伏乞畧賜一言示其榮悴空中曰大有人援引
到城一月當刺梧州湘又問終更不言湘因問曰僕射
去人寰久矣何不還生人中而久處冥冥曰吁是何言
哉人世勞苦萬愁纏心盡如灯蛾爭撲名利愁勝而白
髮神敗而形羸方寸之間波濤萬丈相殘相賊猛於豪

獻故佛以世界為火宅道以人身為大患吾以免離下
視湯火豈復無身而卧其間乎且夫據其生死明晦未
殊學仙成敗則無所異吾已得煉形之術也其術自無
形而煉成三尺之形則上天入地乘雲駕鶴千變萬化無
不可也吾之形所未圓者三寸耳飛行自在出幽入明
亦可也萬乘之君不及吾况于民乎湘曰煉形之道可
得聞乎曰非使所君宜聞也復問梧州之後終而不言
乃去云湘到葦下以奇貨求助助者數人未一月拜梧州
刺史皆如其言竟終于梧州廬所以不復言其後事也

李岳州

岳州刺史李公俊興元中舉進士連不中第次年有故
人國子祭酒通春官包結者授成之榜前一日例以名
問執政初五更俊將候祭酒里門未開立馬開側傍有
鬻糕者其氣熾熾有一吏若外郎公差者小囊毡帽坐
于其側欲糕之色盈面俊顧曰以甚賤何不以錢易之
客曰囊中無錢耳俊曰俊有錢願獻一飽多少難意客
甚喜嚼數片俄而里門開來競出客獨附俊馬曰少故
願請少間俊下路聽之曰某乃真吏之送進士名者居

非其徒耶俊曰然曰送堂之勝在此可自尋之因出視
俊無名垂泣曰苦心筆硯二十餘年偕計而歷試者亦
僅十年心破魂斷以望斯舉今復無名豈不終無成乎
曰君之成在一年一年之外成名祿位甚大盛今欲求之
亦非難但於本祿耗半且多屯剝絕獲一即如何俊曰
所求者名名得足矣客曰能行少賂于冥吏即于此取
其同姓者去其名而自書其名可乎俊曰幾賂可曰陰
錢三萬貫其感恩而以誠告其錢非某敢取將遺牘吏
來日午時送可也復授俊自注從上有故太子少師李

公夷簡名俊敬楷之客遽曰不可此人祿重未易動也
又其下有李公温名客曰可矣俊乃楷去温字注俊字
客遽卷而行曰無違約既而俊詣祭酒祭酒未冠聞俊
來怒目延坐徐出曰吾與主司分深一言姓名狀頭可
致公何躁甚相疑頻頻見問吾豈輕語者耶俊再拜對
曰俊隲于名者若思此一朝今當呈勝之晨冒責奉謁
祭酒曰唯唯其聲甚不平俊見其責憂疑愈極乃變服
伺祭酒出之到于城東北隅逢春官懷其勝將赴中書
祭酒揖問曰前言遂否春官曰誠知獲罪負荆不足以

謝然迫于大權難副高命祭酒自以交春官深意謂無阻復俊之怒色甚峻今乃不成何面相見曰李布所以名重天下者能立然諾今君不副然諾移俊於某蓋以某官閑也平生交契今日絕矣不揖而行春官遽追曰迫於豪權留之不得切持持深顧外於形骸見責如此寧得罪於權右耳請同尋勝借名填之祭酒開榜見李公夷簡欲措春官急曰此人宰相屬分不可去措其下李温曰可矣遂措去温字注俊字及榜出俊字果在已前所措處其日午時隨衆參謝不及即糕客之約迫暮

將歸道逢糕客泣示之背曰為君所誤得杖矣牘吏將舉勘某更他祈兵止之其背實有重杖者俊驚謝曰且當如何客曰既而勿復道也來日午時送五萬緡亦可無追勘之厄俊曰諾及到時焚之遂不復見然後筮士之後追勘貶降不歇於道才得岳州刺史未幾而終人坐之窮達皆自陰隆豈虛語哉

張質

張質者猗氏人元和中明經授亳州臨海尉到任月餘日初暮見數人執筵來追其僕亦持馬俟于階下遂乘

馬隨之出縣門初苦昏縣吏猶列門下坐畧無起者質怒曰州司暫追官不邊廢人吏敢無禮如此人亦不顧出數十里到一栢林使者曰到此宜下馬遂去馬步行約百餘里入城郭直北有大府門門額題曰地府入府經西有門題曰推推阮吏士甚衆門人曰臨渙尉張質遂入見一美鬚髯衣紉人據案而坐責曰為官本合理人因何曲推事遣人枉死質被粹捨地叫曰質本任解褐到官月餘未嘗推事又曰案牘分明訴人不遠府命追勘仍放詆欺取枷枷之質又曰訴人既近請與相見曰

冤人來有一老人眇目自西房出疾視質曰此人年非推某者乃刺祿庫檢到報猗氏張質元和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上臨渙尉又檢訴狀被屈抑事又牒陰道堯州其年三月臨渙見任尉年名如已受替替人年名如受上月日得牒其年三月見任尉江陵張質年五十一元和十一年四月十一日上任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受替檢猗氏張質年四十七檢狀過判官曰名姓偶同遂不審勘錯行文牒追擾平人開于上司豈斯容易本典決十下段追正身其張尉任婦執符者復引而迴者

行高山墜于崖下遂如夢覺中在栢林中伏于馬頸上
雨裏而裹衣皆痛不能自起且不知何處隱隱聞樵歌之聲
知有其人遂大呼救命樵人來視之驚曰縣失官人并
焉此莫是乎競來問管不能對扶正其身榮以送縣其
栢林在縣北三十里官吏大喜迎馬質之馬為鬼所加
僕人不知及乘馬出門門吏雖環坐為鬼所隱人亦不
見有頃家童求質不得問於鄰廳並云不在來入廐馬亦
不在而僕夫不覺訪于門吏吏不見出其字惑之且疑
質之初臨也嚴于吏吏怒而殺之是夜坐明者及門人

當宿之吏莫不禁錮尋求不得者已七日矣質歸言
日方能言然神識遂闕元和六年質尉城李生者
之宰訝其神蕩說奇以導之質因具言也 廣記三百十

常令公臯



公初無官薄遊劍外西川節度使兵部尚書張延賞以
女妻之既而惡焉厭薄之情日露公鬱上不得志時入
幕延與賓朋從遊且據其慎張公愈惡乘閑謂公曰幕
寮無非時考延賞尚欽憚之常即無事不必數到其見
輕也如此他日其妻尤甚憐之曰男兒固有四方志大

丈夫何處不安今厭賤如此而知者惓然度日奇哉推
故舞人豈公之樂妻辭家事君子荒隅一間茅屋亦君
之居炊菽羹藜簞瓢飲亦君之食何必忍媿強安為有
血氣者所笑時公之道未行自疑其命嘗希乘張之權
於仕^任一旦悟以身茫然於是入告張行意張公遺帛五
束夫人薄之揣知發^深意不敢言乃私遺二十束公將別
而行也自中堂歸院益州女巫適到見之問夫人曰向
之綠衣人西院者為誰曰常郎曰此人極貴位過丞相
相遠矣其祿將發不久亦鎮以宜殊待之問其所以曰

貴人之行必有陰矣相國之侍一二十人耳如綠衣常
郎者乃百餘人夫人既憫常之是行也其女且嫁之又
聞是大喜遽言於相國相國怒曰閨闈中人無端乃如
是如且延賞女已嫁此人憐其貧而贈薄請益則加柰
何以託妖巫以相調乎物怒與之帛五束是日常行月
餘日到岐岐帥以西川之貴媚^置延^延至幕中奏大理評事
尋以鞫獄平允加監察以隴州刺史卒出知州事俄而
朱泚窺神器駕幸奉天兵戈亂起征鎮路絕輦下軍士
衣食將闕隴州^州貢獻不絕于道天子忠之乃除御史

中丞行在軍糧使既而妖氛廓清駕還宮闕乃授兵部
尚書西川節度使辭相歲餘代居其位相國聞之拔劍
將自快其目以懲不知人之過左右執之久而方解聞
知帝路入朝蓋以輕忽之極無面目復見噫天人未遇
其必然乎非張相之忽悔不足以戒天下之傲者

鄭魏州駒夫人

弘農令女既笄將適盧氏卜吉之日女巫有來者李氏
之母問曰小女今夕適人盧郎當來巫當屬見其人官
祿厚薄巫曰盧郎非長而髯者乎曰然然則非夫人之
子歟也夫人子聳中形且無髯夫人大驚曰吾女今夕
適人何以非盧生曰不知其他盧非子聳之貌俄而盧
納來夫人怒援巫視之巫曰事在今夕安敢妄乎即盧
納其身非夫人之子聳也其家大怒共逐焉及夕盧乘
軒車來展親迎之禮賓主禮具解珮約花盧若驚奔而

出乘馬而道衆賓追之不及掌人素有氣丈夫不勝其憤且恃其女之容也邀客皆坐呼女出拜其貌之麗天然罕敵指曰此女豈驚人乎今若不出人以為獸形也衆莫不嗟賞掌人曰此女已奉見衆賓中有能聘者願赴今夕時有鄭駒^駒為盧之儻相在坐起曰願事門館於是奉擇相登車成巫之言貌宛然乃知巫之有知也後數年鄭仕於京逢盧問其走狀盧曰兩眼赤且大如盞牙長數寸出于口^兩角得無驚奔乎鄭素與盧善乃出其妻以示之盧大慚而退^返乃知結縞之親命固前定不可

符求乃驗其巫言有徵矣

廣記卷二百五十九

薛偉

薛偉者乾元二年任涇州^蜀青城縣主簿與丞鄒滂尉雷濟裴察同時其秋偉病七日忽奄然若往者連呼不應而心頭微暖^暖家人不忍即殮環而伺之經二十日忽長吁起坐謂其人曰吾不知人間幾日矣曰二十日矣其我觀群官方食鱠否言吾已蘇矣甚有奇事請諸公罷筯來聽也僕人走示群官實欲食鱠遂以告皆停食而來偉曰諸公勅司戶僕張弼求魚乎曰然又問弼曰漁

人趙幹藏巨鯉以小者應命汝于常間得藏獲之而來
方入縣也司戶吏某共坐門東糾曹吏坐門西方奕某入
及堦鄒霜方博裴喙桃實乃言幹之藏巨魚也裴曰五鞭
之既付食工王士良者喜而然皆然乎處相問誠然衆
曰子何以知之曰向然之鯉我也衆駭曰願聞其說曰
初疾困為熱所逼殆不可堪忽悶忘其疾惡熱求涼策
杖而行不知其夢也既出郭其心欣欣然若籠禽檻獸
之得逸莫如我也漸入山山行益悶遂下遊于江畔見
江潭深靜淨秋色可愛輕漣不動鏡涵遠空忽有思浴意

遂脫衣於岸跳身便入自初狎水成人以來絕不復戲
遇此縱適實契宿心且曰人浮不如魚快也安得攝魚
而捷遊乎傍有一魚曰顧是下不願耳正投亦易何况
求攝當為足下圖之快然而去未頃有魚頭人長數尺
騎鯉來道造數十魚宣和伯詔曰城居水遊浮沉異道南
非其好則昧通波薛備掌意尚浮深跡思性廣樂浩汗之
域於懷清江厭嘯嶸之情投投替幻世暫從鱗化非處成
身可權充東潭赤鯉嗚呼恃長波而傾舟得罪於晦昧
縶釣而貪餌見傷於明魚或失身以羞其黨尔其勉之

聽而自顧即已魚腹矣于是放身而遊意往斯到波上
潭底莫得不後容三江五湖騰躍將遍然配留東潭每暮
必復俄而餓甚求食不得循舟而行忽見趙幹垂釣其
餌芳香心亦知戒不覺近口曰我也暫時為魚不能
求食乃吞其鉤乎捨之而去有頃饑益甚思曰我是官
人戲而魚服縱吞鉤趙幹豈其熬我固當送我歸縣耳遂
吞之趙幹收綸以出幹手之將及也備連呼之幹不聽
而以繩貫我腮乃繫於蒿間既而張弼來曰裴少府買
魚頃大者幹曰未得大魚有小魚十餘斤弼曰奉命取

大魚安用小者乃自于蒿間尋得而提之又謂弼曰我
是汝縣主簿化形為魚遊江河得不拜我弼不聽提之
而行罵之亦不已幹終不顧入縣明見縣吏坐者奕棊皆
大聲呼之畧無應者唯哭曰可長魚直三四尺餘既而
入階卸雷方博裴啗桃實皆喜魚大促命赴厨弼言幹
之藏巨魚以小者應命裴怒鞭之我叫諸公曰我是公
同官今而見擒竟不相捨促然之仁呼哉大叫而泣三
君不顧而付膾手王士良者方持刀喜而投我于杵上
我又叫曰王士良汝是我之常使膾手也因何然我何

不執我白于官人士良若不聞者以吾願于砧上而斬
之彼頭適落此亦惺悟遂奉召耳諸公莫不大驚心生
愛忍然趙幹之獲張弼之提縣司之突吏三君之臨堦
王士良之將熬皆見其口動實無聞焉於是三君共提
膾終身不食偉自此平愈後華陽丞

成辰十一月初二日約楊文清楊秋菴

舟冕之涂子學諸君膏雪於瓊島

房山研朱校此

續幽怪錄卷之五終

古書流通處

廣記四百七十一



